校勘記自序

衡陽王氏船山叢書其目錄可考者七十五種稿本訪得者六十一種湘鄉爵相及介弟爵帥捐俸授梓自甲子春至丙寅夏刻成五十三種此三年中延致諸同人或校稿本或校寫本或校刻本毓崧亦在局中專司覆校稿本合計已刻未刻各書除未經覆校者六種說文廣義相宗絡索夕堂八代詩選四唐詩選明詩選詞選餘五十五種皆檢其所引原書所用故實為之校勘就中似誤非誤者固不當增改刪移書經稗疏卷二解黑水云以黑水在肅州而雍之西界應在東集乃今按亦集乃係海子之名並無脫誤亦毋庸疏通解釋若夫舊刻本有臆改之誤詩經稗疏卷一云廣雅謂之牛莖牛莖牛蘈之轉也據廣雅兩

莖字皆莖字之訛莖音遲脣遲一聲之轉閻百知莖有跌音不知有遲音疑其與脣音不近遂臆改爲莖耳詩廣傳卷三云文饒無夫我之餌則吉閔之機不發據史鑑文饒乃李德裕之字吉閔即李逢吉李宗閔德裕官兵部尚書特杜悰與宗閔爲隱語目爲大戎欲餌以御史大夫之職大戎乃大戎之訛至於唐時吐蕃雖有犬戎之稱然維州渠帥自願來降並非贊普以此餌唐且使果指筆維州之事亦不當捨牛僧孺而言逢吉宗閔此必閱者疑犬字爲誤臆改爲夫耳

新抄本有傳寫之誤

春秋家說卷三上云童子之手搏泰莫與批之固不可得而奪矣泰乃黍之訛手搏黍謂手持搏黍猶記言手弓傳言手劒此兼用棄百金取搏黍及葛伯要奪童子黍肉進宋論卷七云七年而始降末征又云以不相侵於末征之降末與末皆木字之訛木征乃西羌青唐酋長熙甯七年降於王韶者也

王氏原本有檢閱之誤

春秋稗疏卷上云貫范甯注音古亂反又云厲公羊注音賴是已今案何范皆無音切范甯注當作穀梁釋文公羊注當作公羊釋文此因注疏與釋文合刻檢閱時誤採書名也

亦有記憶之誤

周易外傳卷六云楊億拔緇而辱逮於死楊億乃王旦之誤尚書引義卷

三云若夫陸子靜楊誠齋王伯安之爲言也誠齋乃慈湖之誤詩廣傳卷三云劉裕終廣固之役建業雖甫旋兵而孫恩已潰孫恩乃盧循之誤讀四書大全說卷四云道安立雪斷臂道安乃慧可之誤讀通鑑論卷四云況仇士良之以家奴而門生天子乎仇士良乃楊復恭之誤卷二十八云李山甫李振之流皆以不第而生其怨毒山甫乃五川之誤卷末云李存勖三垂岡之歎存勖乃克用之誤薑齋文集卷三讀陳書書後云魯悉達之言達於俄頃元武之遺應如鼓鐘魯悉達乃蕭摩訶之誤元武乃朱雀之誤初擬悉仍其舊而臚列於校勘記中同人有謂詞義顯然不必存疑者於是刻本內此等遂多改易惟誤處須引證而後明以及改之有礙於上下文者則未嘗改爰即此類次第編輯成校勘記二卷諸同人按語就其籤記之存者並爲錄焉前此新化鄒叔績漢勛校刻叢書於經書稗疏五種多所黜竄就中能訂抄

本之訛者固宜擇善而從周易釋疏卷四引史記龜策傳校本改策爲筴詩經釋疏卷二
引集傳云姚崇遣使捕蝗夜中投火火邊掘坑校本改投爲設惟原稿間有引證頗疏而
鄒改較密者書經釋疏卷四下解鍰字云孔氏六兩之說爲得其中然又不知其所本鄒刻改末句爲
盎本於僞書大傳一鍰六兩之文也雖補苴罅漏不爲無功然斷續竟究
非盧山眞面春秋釋疏卷上解公次于滑云蓋今大名之滑縣紀在魯東南鄭刻改爲滑亭在睢州西
北紀在魯東北固屬有據然下文云帥師以西次於曹鄭之閒又云鄭之東鄉紀也亦不北逕於滑下條解紀鄭云
紀國在齊莒東南今日照安東之閒是王氏之意固以紀爲齊東南不以爲在齊東北也固以滑爲大名滑縣不以
爲睢州滑亭也鄒刻刪去鄭之南鄉紀也二句改曹鄭之閒爲宋鄭之閒改齊莒東南爲齊東莒北日照安東爲壽
光臨淄雖考訂較密然非王氏眞本矣且有既經增改轉不及原本者春秋釋疏
卷上云晉支登有莘之墟乃伊尹所耕之地在河濮之閒漢爲陽平縣今東昌之莘縣是鄒刻於濮上增在今陳畱

東北衛殺公子伋之地十三字意謂莘墟在陳留其說雖非無本然晉文登有莘之墟在城濮戰前一日賈注杜注皆謂城濮爲衛地則莘墟自當相近故王氏以爲在東昌莘縣即公子伋被殺之地以視指城濮在濮州莘墟在曹縣者持論雖異亦可存參若鄭邑陳留則距城濮太遠於時地不合如謂城濮亦係鄭地則與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避三舍事迹更不相符蓋晉文伐衛入曹之後仍屯曹衛之間但拘宛春於衛並不進兵救宋子玉自宋進兵會前此救衛之師以逼晉及楚師既敗然後晉師臨鄭盟于衛雍耳有另改總說與原本適異者四書釋疏解長府爲泉府鄭刻改爲僧王者之府今考讀四書大全說卷六云爲長府改錢法也討釋疏假此者舊無改理有設爲問答之說一似原本自難自解者書經釋疏卷四上言金縢一篇可疑者十三今爲臚辨之如右方鄭刻改爲金縢一篇解者皆惑故多召疑今就疑若之辭而爲之串釋如右方有別立一說反指原本爲或說者詩經釋疏取屬取錄錫爾介圭兩條四書釋疏棄於魯條鄭刻所謂或說據原本即王氏之說有襲取諸儒之說歸入

原本者周易稗疏解所堅多沅爲多刺譏用揅經室叢書經稗疏序孔傳爲僞暗用古文尚書疏證詩經稗疏謂紀卽杞堂卽棠暗用經義述聞又言太原卽今固原州暗用日知錄春秋稗疏引水經注謂之皐洲故洲爲日暗用臧氏校本四書稗疏言獲藉乃落錯疊韻暗用焦氏孟子正義皆原本所無鄒刻所增蓋中亭林潛邱與王氏同時然未經相見未必曾見其書卽使果見其書亦斷不肯襲取**有改從近時地名爲原本所不應有者**春秋稗疏卷二云敖者敖山在今河陰縣鄒刻改河陰爲滎澤下文兩河陰亦改滎澤今按敖山本在河陰縣境乾隆二十九年裁河陰併入滎澤王氏卒於康熙三十一年下距裁併之歲七十二年安得豫知其事此與書傳託名孔安國所作而中有昭帝時金城郡名何異**凡此之類定從原稿不參以鄒氏之言**鄒氏夙稱績學之士而著述不傳與鄒氏厚善者能就五種稗疏中錄其自抒己見之說選擇付刊仍還其名於鄒氏亦復可傳所謂離之則雙美也**校勘記亦不逐條聲明以省繁冗至於王氏原稿最精者確鑿不磨足以接武**

昔賢爲來者先路之導鄧氏顯鶴船山著述目錄附識云諸家所著有據爲新義輒爲先生所已言者四庫總目於春秋稗疏曾及之以余所見尤非一事蓋未見其書也而卷帙既屬利鈍互陳間有敘述參差由於考訂未確李鄴侯居相位時陸宣公方居母憂讀通鑑論卷二十四言鄴侯不薦宣公又言宣公不進言蓋未核其年月也种氏爲將者放之從子世衡從孫諤誼從曾孫師道師中皆在放後自放以前未嘗爲將宋論卷三言放世爲邊將世家閥閱蓋未核其家世也注解率易由於意見有偏檀弓之申祥即孟子之申詳自來皆以爲子張之子禮記章句以爲子張門人樂記之子夏自來皆謂退老西河壽踰百歲禮記章句謂文侯所師之子夏必非聖門之卜子以字同而流傳失之此撰述繁富者之常情無須深譏更有不滿於前人然實爲明人而發張孚敬之議大禮妄擬於歐陽文忠光時亨之沮遷都竊附於李忠定王氏不滿於文忠爲孚敬發也不滿於忠定爲時亨發也不孚乎公論而非其定論所存

蕭齋詩集五十自定稿有爲晉甯諸子說春秋門占詩云腹借征南庫燈邀漢壽光據此知書中於關侯有疑詞者皆未定之論也書經稗疏卷二云熙豐閒王安石但爲回河之邪說而始終力主順河自流之議者惟蘇氏兄弟也雜聞諸貴遷蜀黨之怨暗中安石之毒而不察讀通鑑論云無罪可加而蘇軾以文詞取禍宋論卷七云蘇子瞻海外初還欣然就道夫固有不可恝於君臣之際者知其有不可恃而欣躍以從亦君子宅心之厚與據此三條知書中於東坡多毀詞者皆有激之言也此特一時感慨於衷借論古以發抒獨見而立言之大指未嘗强天下以必從猶賦詩者斷章取義說易者撫事達占故不自諱其矛盾之詞以明未嘗執一讀通鑑論卷末敍論云甯爲無定之言不敢執一以賊道有自相盭者矣無强天下以必從其獨見者也是在閱者尚論作者之世心知其意而弗泥於寓言凡別有寄託者置之不議斯則善體也故舉其大略以質世之

讀是書者

同治丙寅夏四月儀徵劉毓崧識

船山叢書校勘記卷一

周易內傳

卷二下

頤

虎視耽耽　耽耽垂耳貌虎怒耳豎耽耽　順而有求也

耽耽本作眈眈从目非从耳釋爲垂耳　者蓋沿俗本之誤

周易稗疏

卷三

渙

渙奔其机、机者伐木不盡之莖幹

各本周易皆作机無作机机者船山周易內傳正文亦作机注云或作机者伐木而留其本也未知何據此條上文云程傳以机為机似所據者即朱子本義然本義亦作机其或作机者乃坊刻之誤俞氏集說作机注云尊者所憑之物亦机之誤

周易外傳

卷二

蠱

則且有僞周已草而張說之涕猶零

以新舊唐書及通鑑考之中宗復辟後武后遷居上陽

宮羣臣中嗚咽流涕者乃姚崇非張說是時崇正知政事說流於欽州尚未還京也春秋世論二卷武曌已革而張說泣張說亦當作姚崇皆記憶之誤陽湖周夢漁世澄曰世論下文云流及其子目藏巨賊以快心於唐之子孫則謂說子均洎受安祿山之偽職也

書經稗疏

卷一

堯典

嬀汭　漢郡國志云南流者嬀北流者汭異源同歸混流西注而入於河

按漢郡國志無此文南流者嬀北流者汭二語本於史

記正義引地記地記嬀下汭記下皆有水字異源同歸以下本於水經
河水篇注水經注無而字蓋誤合兩書為一書耳

卷四下

名詁

牛二　鄭康成以讖緯釋經析為二謂禘嚳祭天皇大帝
主北辰而配以嚳郊為祭燿魄寶等之五帝而配以稷
按康成禮注謂燿魄寶即天皇大帝在五帝之上靈威
仰為周家感生帝列五帝之首鄒叔績校刻本燿魄寶
作靈威仰是也

尚書引義

卷一

大禹謨一

拖雷北返而似道奏功

拖雷乃元世祖之父追尊為睿宗者以宋史元史及各書考之宋理宗開慶景定之間元世祖以皇太弟督兵攻鄂聞憲宗之訃班師北返賈似道虛報大捷其時睿宗之歿已久拖雷當作忽必烈

卷六

文侯之命

錄文侯之命於書以東周之不王下有不肖之子而平王

已諡平人

上文云延及桓王又云此桓王之所以不王此處所云不肖郎指桓王然桓王乃平王之孫子當作孫下文壞於子而功不得就子亦當作孫

詩經稗疏

卷一

召南

委蛇　後漢書委蛇大如車輪亦謂大蛇也

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斬蝼蛇注善曰莊子蝼蛇其長若轅蝼與委通用長若轅與大如車輪語亦相近特後漢

書張衡傳未載此賦耳

邶風

荼　而韓保昇言香蓼宿根重生可爲生菜蘇頌謂春初以壺盧盛子水浸透挂火上使暖生紅芽取爲蔬以備五辛

以本草考之蘇頌當作寇宗奭綱目列寇說於蘇說之後引用時未細檢耳

鄭風

勺藥　則是今花似牡丹根堪入藥之芍藥錢惟演爲之作譜者也

錢惟演當作孔武仲惟演嘗爲牡丹譜未嘗爲芍藥譜
也

豳風

斯螽莎雞蟋蟀　若莎雞唯在豆葉上者爲紅娘子在王
不留行者爲王不留行蟲在葛上者爲葛上亭長在芫花
葉上者爲芫青其翅具雜采者爲盤蝥
以諸家本草核之在豆葉上背色黃黑者爲盤蝥在樗
樹上翅具五色雜采者爲紅娘子當前後互異

鶪鴂　自郭璞以鶪鴂爲鶪類禽經注又誤以爲伯勞
禽經注當作遯齋閒覽此因本草綱目並列二說致有

誤引禽經注以鵙鴂為鶗鴂此條下文並引集韻鵙鴂誤引鶗鴂之說故知此處書名誤而伯勞二字不誤

卷二

小雅

漆沮 水經所謂北雒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北東入于河是已然沮水過祋祤而不經入河則水經之疏也

據水經兩河字並當作洛然下文云禹貢言渭東過漆沮入河是漆沮合渭而後入河則原稿固作河也

坻 劉熙曰小沚曰泜

據釋名泜當作坻然上文云若水中高地曰泜从水从

氏與坻字不同下文云水中小小洲渚平薄無幾則原稿固作泜也

卷三

大雅

菫荼如飴　菫草之名菫者其類不一也至烏頭苗五也

一名孩兒菊　據本草孩兒當作鶩鶩

黃流在中　按說文鬱芳草也十葉爲貫二十貫爲築築者二百葉也　南匯張嘯山文虎曰說文本云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

煮之爲鬱周禮鬱人注百二十貫下衍爲字賈公彥遂以築字屬上爲句然云不知所出又云築鬻見肆師職注蓋亦疑之今檢彼注云築鬱草煮之則爲字衍而築字下屬可決段氏說文注中糾之又云十葉當作千葉引百字解十百爲貫以證甚確此云十葉爲貫二十貫爲築築者二百葉也又誤中之誤然上下相應自是王氏元文非脫百字下文引煮鬱草之英二百葉以成鬱亦非許氏文而仍作二百葉知王氏意如此不必從鄉刻本補鬱即如鄉本補仍誤也下文引詩含神霧曰鬱二百葉抄本百下衍十字鄉本改二百爲百二十疑元稿仍作二百否則自相矛盾矣

其萏其鬻與周禮弊田儀禮弊旗之弊同

周禮大司馬蒐四時田獵之法有火弊車弊羅弊等語此弊田二字所本至於儀禮鄉射有偃旌坐東面偃旌興而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無弊旌當是記憶之誤

鉤膺鏤錫　臧哀伯曰錫鸞和鈴昭其鳴也據左傳鳴當作聲然下文云錫蓋鈴屬動則鳴者又云則是以器假人而鳴不昭矣似原稿固作鳴也

卷四

周頌

鱣　續漢書及干寶搜神記鱣誤作鱓云云鱓本音徐林切後漢書注云口在頷下大者長七八尺則鱓即今之鱔

字郭璞陸璣所云者鱓也非鱣也
續漢書搜神記述鸛雀銜魚之事皆作鱓然鱣字與鱓
字通用自來並無徐林切之音後漢書馬融傳云鮪鱣
鱏鰅章懷注云鱏音徐林反口在頷下大者長七八尺
蓋舩山所見後漢書誤鱓爲鱏也

商頌

天命元鳥　故天問亦曰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貽女何喜
張嘯山曰鄒刻本貽作詒與天問合然下文言致云者
若或致之而非燕卵之爲貽元也則元文固作貽矣

詩廣傳

卷三

小雅

祭遵之以雅歌殪也

據後漢書及通鑑等書遵征隗囂時以疾薨於汧營並非傷亡此蓋誤記同時將帥岑彭來歙遇刺客之事屬之於遵也

禮記章句

卷三十一

中庸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
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若富貴無憂勤
之心患難無冰淵之戒夷狄無羞惡之志忻然自得則亦
小人而無忌憚矣
錢塘湯衣谷裕曰本文四層並列船山衍釋斷不遺去
貧賤一層富貴無憂勤之心下當有脫句

春秋稗疏

卷上

莊公

郿　按爾雅水草交曰郿　通谷者微微之為地下臨濟水

蓋澤藪也則徵郿亙稱有自來矣

歸安楊見山峴曰爾雅釋水曰郿作蕃湄

僖公

緣陵　緣陵營陵也而辯瓚曰營邱即臨淄營陵非是

漢書北海郡營陵或曰營邱瓚注曰營邱即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是辯氏未嘗合營邱營陵爲一也然鄒刻本徑改爲營邱與營陵本二地瓚說是也則與辯山之本意不符矣

梁　梁國所在杜氏失注

杜氏注植九年傳梁伯云梁國在馮翊夏陽縣故此後

梁國不更注非失注也然鄒刻本徑引杜注而不標明桓九年傳一若卽此僖十八年傳注則又誤矣

卷下

襄公

邢邱　杜氏於宣六年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注云今平臯是已乃又以爲鄭地之邢亭注何杜氏之不審而無定論也

此條次第在莒人滅鄫之後己亥同盟于戲之前所釋邢邱蓋卽襄八年傳之會于邢邱杜氏已注於宣六年故是年不注未嘗言鄭地邢亭鄒刻本以鄭地邢亭之

說歸諸說文於引證則得矣然非船山之指也

哀公

句繹　漢書東海下邳縣注云嶧山在西後漢書謂之葛

嶧山云本嶧陽山

漢書地理志下邳縣自注嶧上有葛字與續漢志同船

山所見漢書脫去葛字耳

春秋家說

卷一下

僖公

厚吳之亡而趙鞅惋恨於莫恤

此條論齊桓會江黃而以趙簡子會吳黃池爲證據左傳越圍吳時簡子已卒悔恨於莫恤者乃襄子無恤也

獻公卒克奔鄭未嘗立于二孺子之庭至是以丕里克之弒而不得以出亡辭

春秋傳史記等書無里克奔鄭之事

卷二上

文公

晉襄在位十有二年而秦晉之兵爭也八春秋舉之無遺詞至河曲以後秦之所有事者不數見於春秋

晉文公以魯僖三十二年十二月薨襄公以次年即位

僖三十二年至魯文公十二年秦晉戰於河曲兵爭者九僖三十三年晉敗秦于殽文二年春戰于彭衙冬晉人伐秦三年秦人伐晉四年晉侯伐秦七年戰于令狐八年秦人伐晉十年秦伐晉十二年戰于河曲只言八者蓋以文八年秦人伐晉不書於經也然襄公薨於文六年其在位僅七年與秦兵爭僅五次至於後六年中三戰則是靈公在位時事

卷二下

成公

宋許同之云云則宋許因是而不忌云云宋許不忌云云此條論成十二年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是時與會者有宋無

許杜注云二子楚大夫據宣十二年傳許偃御右廣則偃𦈱係楚大夫非許大夫也

春秋世論

卷三

宣公

幸哉盾之速亡而林父興受其敗猶知愧也故收功於狄

據左傳宣八年晉郤缺爲政蓋趙盾實卒於是年矣十一年會狄于欑函猶是郤缺爲政十二年邲之役荀林父始爲政故楚伍參謂晉之從政者新是繼盾執政者爲缺非林父也上文言靈公死後盾爭鄭者四兩盟諸

侯實則前之爭鄭者二宣三年晉侯伐鄭年晉荀林父救鄭五盟諸侯者一七年盟于黑壤在盾執政時後之爭鄭者二八年晉郤缺帥師救鄭十年晉宋衛曹伐鄭盟諸侯者一晉宋衛鄭曹會于扈則缺執政時矣

卷五

昭公

頓胡沈之僅有其國云云請命於晉而晉無能也於是三國遂亡云云楚安坐而收其國云云

三國之中頓胡為楚所滅晉不能救若沈為蔡所滅則因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而滅之非楚滅之也下文論定公時召陵之會亦云首禍於沈晉啟其禁以授蔡此條偶未審耳

續春秋左傳博議

卷下

弗獲已而過於其流若李晟之立斬術士猶庶幾也

李西平拒參佐賓介熒惑退舍之說固未嘗斬人亦與

術士無涉若奏原桑道茂係不斬術士非立斬術士也

至於斥丁瓚狡兔三窟之說曰爾安得不祥之言執以

聞然瓚之所言近於蒯通之說韓信乃策士而非術士

且亦未嘗斬也

四書考異

誃子之足　誃只氏切別也　多之字誃子之手當同

說文誃下云離別也船山删去離字者蓋考異各條雖根據說文然與注釋說文有閒或或櫽括大義或約舉其詞非一字不增損也讀若論語跢予之足段注云跢當是䁈誤或曰當作哆予之足哆猶開也今按跢字爲說文所無誃字訓離別哆字訓張口皆可引申爲開然究非本義潛研堂荅問謂䁈即啓予足之啓最爲精確蓋䁈訓省視較啓開爲尤切近當是正字許君所見論語或有作哆之本亦係假借後之傳寫者改哆爲跢船山所見之本又訛跢爲哆耳

爲政篇

況如子張者高明而無實故終身不仕而一傳之後流爲莊周

自來皆言莊周師田子方子方師子夏是一傳之後流爲莊周者係子夏非子張也

公冶長篇

其對宣公之詞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又曰於舜之功二十之一

上係季文子語下係史克語此一槩以爲文子語蓋擧上而未加分析也

卷五

述而篇

陳氏所謂萬里明澈至萬里明澈則樂有片雲點染便覺悶頓

陳氏原文云欲知樂之實須到萬理明徹則理當作理澈當作徹船山蓋據誤本因以萬里明澈與片雲點染相對立論下文云若必萬里明澈而乃以得樂則且厭風雲陰雷雨若將浼焉亦此意也

卷六

子路篇

輒逃而君衛者猶有靈公之嫡孫疾在而不必郢此中子

之所以君孤竹也

據左傳疾乃輒之子於靈公爲曾孫非嫡孫輒果逃則疾亦義不容立矣船山蓋誤記疾爲輒之昆弟也

卷七

陽貨篇

好勇而不好學如劉穆之王融只是勇於有爲便不復顧名節故其蔽亂此剛勇之別體用各異不可紊也

亂下原本當論好剛而不好學其蔽也狂亦引史傳古人爲證傳寫脫去耳

卷八

公孫丑上篇

內裏有僞義作骨子義卽繩也故曰義以直內

周夢漁曰易文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作義以直內殆記憶之誤

滕文公上篇

虎雖匪人然其面誑齊侯而辭其祿據左傳面誑齊侯似鼠乃不與田係臧武仲事非陽虎事

卷十

告子上篇

集註已未免墮在北溪更添上一段描畫至正北溪所謂
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也
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係朱子語非北溪語

王船山叢書校勘記卷二

讀通鑑論

卷二

漢文帝

仁宗之寛厚李祭酒之剛直且荷校而不能引退

李時勉官祭酒而荷校國學門在英宗時此言寛厚則

是仁宗非英宗矣然仁宗朝時勉雖嘗下獄且爲金瓜

撲折脅骨而無荷校之事且彼時以翰林改御史尚未

爲大司成也

卷五

漢平帝

張說之泣武璧

張說當作姚崇詳見卷一周易外傳卷二十一唐中宗條內云武氏遷於上宮姚元之涕泗嗚咽元之卽崇之改名可證船山偶然誤記

卷十二

晉惠帝

劉淵雖挾桀敖不逞之材至淵匪茹而逞不再世而子孫宗族及其種類駢死於冉閔無孑遺焉

劉淵之族至劉粲時大半爲靳準所殺其僅存者至劉熙時復爲石虎所殺靡有孑遺非駢死於冉閔也冉閔所殺

者石虎之
子孫宗族

卷十七

梁武帝

叡以景宗之下己而讓使先己告捷景宗乃以叡之不伐
而變慮雖以自抑

湘潭歐陽曉岑兆熊曰擲盧作簺係韋叡事篇中屬景
宗誤

卷十九

隋煬帝

楊廣之不道而見弒於宇文化及許善心張仲琰亢賊以

死

與善心同抗化及而死者乃仲琰之弟琮非仲琰也仲琰殉難於□□其兄季殉難於箕山弟琮殉難於江都兄弟三人皆蹈之忠臣義士特殉難之時地不同耳

卷二十一

唐中宗

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尚書令僕左右相侍中同平章事皆輔相之任為國心膂者也而乍進乍退尸其位者四十三人

按下文所數人名共得四十有三長孫無忌褚遂良于志甯高季輔張行成李勣韓瑗來濟杜正倫劉仁軌上官儀劉祥道李義府許敬宗宇文節柳奭崔敦禮辛茂將許圉師竇德元樂

彥璋孫處約姜恪閻立本陸敦信楊宏武戴至德李安
期張文瓘趙仁本郝處俊來恆薛元超高智周張大安
崔知溫王德眞郭待舉岑長倩
魏元同裴炎劉景先郭正一
然唐高宗朝宰相纔諸
唐書高宗紀宰相表並資治通鑑除所數之外倘有任
雅相盧承慶李敬元李義琰四人此未言及者蓋檢閱
之誤

卷二十二

唐睿宗

姜皎與誅逆之功元宗聞宋璟之諫放之歸田下制曰南
陽故人以優閒自保其於劉幽求鍾紹京背此道也徇國
亦爲其所可爲者而已過此未有不召憎惡於明主者

歐陽曉岑曰道也下徇國上疑有脫誤

卷二十四

唐德宗

高帝斬丁公光武誅彭寵之奴豈不念於我有功哉

光武封彭寵之奴爲不義侯雖以不義寓貶詞然既封爲侯則不但不誅而且加重賞宜權文公譏其失也此言誅者蓋因竇建德曾誅王軌之奴誤記爲光武事耳

爲德宗謀爲敬輿謀固未可遽相敬輿也至董晉竇參當晉鄉所不敢相排以相奪者徒鄴侯耳

晉鄉卒於代宗永泰初不及事德宗至於鄴侯宣公之

爲相更不及見此必因宣公曾爲晉卿及其諸子辨明誣謗遂誤記爲晉卿猶在也

卷二十六

唐穆宗

李德裕自以門廕起家至其知貢舉榜發而有相將白日上靑天之譽迫其貶竄而有八百孤寒齊下淚之思據新舊唐書及唐摭言等書杜悰會勸李宗閔以德裕知貢舉而未果其所以致八百孤寒之感者則因當國數年頗爲孤寒開登進之路耳至於相將白日上靑天之詩作於李逢吉知貢舉之時與德裕無涉

李逢吉之惡夫人而惡之德裕不與協比正也而忽引所深惡之牛僧孺於端揆而聽於僧孺無定情矣

歐陽曉岑曰李德裕無引牛僧孺於端揆事篇內疑有誤

按通鑑云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已引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此言逢吉引僧孺於端揆非言德裕引僧孺於端揆船山誤會其意故移逢吉之事於德裕此檢閱之疏也

唐懿宗

傳及僖宗侯昌業孟昭圖張道古皆死焉

據史鑑張道古在昭宗時官左拾遺乾甯四年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貶施州司戶據北夢瑣言道古後入蜀爲王建所害非死於僖宗時也周夢漁曰僖宗殺三諫臣侯昌業孟昭圖常濬也張道古乃常濬之誤

唐僖宗

故言鄉團保甲者皆唐僖宗韋保衡之徒也

此卽上文所言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也事在僖宗乾符三年正月其時宰相乃鄭畋盧攜李蔚崔彥昭等

人若韋保衡已於懿宗咸通十四年十月賜自盡是歲七月僖宗即位其時保衡攝冢宰至九月即罷相貶官下距置弓刀鼓板之事二載有餘此記憶之誤

卷二十八

五代上

女直之陷汴張瑴郭藥師之使之也蒙古之滅宋呂文煥劉整之使之也

張瑴雖反覆於遼金之間然降宋之後因金人索取宋人斬首送金至陷汴之時瑴死已久其末路與郭藥師呂文煥劉整判然不同此誤記趙良嗣之事爲瑴事也

卷二十九

五代中

李從珂屏侍臣於便殿與馮贇盧文紀密談而敬瑭速反馮贇係離間從珂之人閔帝時爲安從進所殺未及見從珂卽位通鑑敘便殿召對宰相之事在清泰二年七月彼時與盧文紀同相者有姚顗張延朗無馮贇也

卷三十

五代下

李昪於是而幾於道矣當其時石敬瑭雖不競至郎合幸勝石氏而北受契丹之勍敵東啓錢鏐之釁虛南召馬殷

之爭起

此係論南唐不伐石晉之事彼時吳越王爲錢元瓘楚王爲馬希範鏐與殷皆已沒矣

劉崇方挾契丹以入至德光且留不去

北漢王劉崇挾契丹與周戰於高平之時德光久歿契丹主乃兀欲也

宋論

卷六

神宗

王莽進漢宮而言周公

宮當作公進漢公謂進爵安漢公彼時卽有省文而
但稱漢公者如揚子法言孝治篇云周公以來未有漢
公之懿也宋本注云漢公王莽也是其證矣

卷十四

理宗

兩賈似道之罪不可勝誅非但其納欵拖雷而背之召寇
也

拖雷當作忽必烈說詳卷一尚書引義

卷十五

度宗

夫以韓魏公之公忠而兩朝定策引退不遑豈可望之史賈之流者乎孝宗嗣而婁寅亮張燾之賞不行小人懷惠而天下隨傾亦烈矣

上下交皆言賈似道誇張定策之功所謂小人即指似道葢以孝宗比例度宗而以婁寅亮張燾針對似道舞其詞意不行之下小人之上當有數句轉折傳寫者脫去耳

蓮峯志

卷二

沿革

自唐大歷韓子登南嶽望藍嶺揮溯焉

昌黎生於大歷三年至大歷末年甫十二歲其時[illegible]

登南嶽之事大歷當作元和

卷三

名遊

乾道丁亥至洪覺範在峯

洪覺範即惠洪一名德洪係北宋末年僧入南宋建炎

中卒乾道丁亥上距建炎末年庚戌已三十七年覺範

焉得尚在此傳聞之誤

文敏公諱貞吉

上文言趙文敏據明史趙貞吉諡文肅此作文敏蓋傳聞異詞船山明詩選亦作文肅

五十自訂稿

六言

詠史

墮淚曲江秋燕白頭小范黃花變雅三年破斧續騷一部懷沙

此詩以張曲江秋燕詩比楚騷懷沙范希文西征元昊比東山破斧然黃花晚節香之語本於韓稚珪詩此誤記韓事爲范事也

郗鑒生憐逆子沈充死愧賢孫桂蠹何傷芳樹蘭

潛硯

郗愔乃郗超之父不知其子之惡沈勁係沈充孫其父之愆此以愔爲鑒（鑒乃愔之父邈之子）又以勁爲充孫皆

記憶之誤

遣興詩

直方莫打龜山譜西席逢迎只蔡京

按史傳及宋人筆記蔡京家西席勸京薦用楊龜山者姓張名觷字柔直非字直方也

鼓棹初集

賀新郎用韻寄題翠濤山居

畫駿不臨松雪譜自寶思陵鷹爪

自注云翠濤家藏宣和畫鷹宣和係徽宗年號然徽宗稱祐陵君思陵乃高宗也

衡陽王夫之譔

戊戌嶽後辱戴晉元見訪今來復連榻旃檀口占五古一首

我居雙髻峯峯雲嘗相護雲裏忽逢君不畏潭龍妒荏苒十八年夢中時一遇今昔非有殊鬚髮徒蒼素譬如雲隙月隨處時偶露不知東升烏何有西沈兔明明雙眼孔誰者爲新故薪易火居然干秋爲旦暮同君宿郊菴四目還相注回看雙髻雲南飛繞湘樹

示姪孫生蕃

忘卻人間事始識書中字　識得書中字自會人間事俗氣
如蠅蚋封令心竅閉俗氣　如鼠蟻奔往熱又至俗氣如炎
蒸而往依坑廁俗氣如游　蜂凝迷投窗紙堂堂大丈夫與
古人何異萬里任翱翔何　肯縛雙翅鹽米及雞豚瑣屑討
微利市賈及村氓與之爭　客氣以我千金軀輕入茶酒肆
汗流浹衣裾拏三而道四　既爲儒者流非背亦非誦詩讀
問訟獄開口即賦稅議論　官貪廉張脣任譏刺拙者任吾[illegible]
欺賢者還生忌摩肩觀戲　場結友禮廟寺半載織錦襪
領厚綿絮更僕數不窮總　是孽風吹吾家自維揚來此十
三世雖有文武殊所向惟　廉恥不隨濁水流宗支幸不墜

傳家一卷書惟在爾立志鳳飛九千仞燕雀獨相視不飲酸臭漿開看傍人醉識字識得眞俗氣自遠避八字兩撇捺原與禽字異瀟灑不沾泥便與天無二汝年正英少高遠何難企醫俗無別方惟有讀書是

大雲山歌 爲熊畏齋祖咸翁六秩壽

湘山之高雲山高朱鳥回翮蟠雲翔羣仙握符顧九霄翩然來下揮旌旄我聞石笈金扃在峯頂綠苔不掩珠光炯逦來六百四十六春秋紫金液老二花開鼎裡刀圭人不識懸待其人烹太極靜如止水暎如雲卽此金壺貯春色我欲從之君許否願酌紅泉爲君壽松雲蘿月數峯前玉

露凝香挹天酒

重過蓮花峯爲夏叔直讀書處七律

山陽吹篴不成音凄斷登臨舊碧岑雲積步廊春袖溼燈寒殘酒夜鐙深河山慨折延陵劍風雨長迷海上琴聞道九峯通赤帝松杉鶴羽待招尋

同歐子直劉庶僊登小雲山

青天下鏡倒晴空戰壘仙壇碧萬叢終遣屈平疑篴古誰從阮籍哭英雄大荒落日懸疏檻玉嶺孤煙帶遠虹獨坐上方鐘磬裏消沈無淚灑羊公

寄懷陳五臣兼懷安福陳二止

緱山月榭夢中秋疏雨湘波一寄愁老大乾坤添戲局一
條風月識中流維摩香飯聊長飽魚壁哀絃未易酬爲訪
華山酣睡客可容長笑指神州

春山漫興

千心一病總消除隨處中原且卜居餘草舜根堪藥裏安
流禹治付蒼書枕函帶夢花陰徙釣竹過春篠尾舒霧眼
能留臨曲沼桃花雖謝長芙蕖

貞烈婦廖周氏 五絶

冒刃扶姑命軀殘刃折鋌至今荒塚裏贏得血痕香

悼亡四首

十年前此曉霜天驚破晨鐘夢亦仙一斷藕絲無續處寒風落葉灑新阡

讀書帷底夜闌雞茶竈松聲月影西閒福易銷成舊懺單衾愁絶曉禽嘨

生來傲骨不羞貧何用錢刀卓姓人撒手危崖無著處紅鑪解脱是前因

記向寒門徵骨迂收書不惜典金珠殘帷斷帳空留得四海無家一腐儒

龍源夜話卷一　　　　船山遺書三十八

衡陽王夫之譔

請終喪免閣試疏

湖廣衡州府衡陽縣舉人今丁憂臣王夫之謹奏爲微臣父服未終輔臣薦疏猥及懇乞敕免閣試以遂愚私以重館選事臣父朝聘以永厤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因衡州被陷僞官勾索令下憂憤成疾而終臣方匿遠苫塊不能遂不肖之企及嗣後奉父遺命與今中書舍人臣管嗣裘起義衡山力弱事敗逃死行閒其於禽鳥躑躅之故枝能啁啾長鳴者曾未幾時臣眞不如死之久矣前督輔臣胤錫

誤以庶常薦臣臣告之冢臣晏清幸得以終制覆允不謂
留守輔臣瞿式耜爲汪郊等請闈試復以臣名厠於其後
也在臣雕蟲之技實不稱名癯寒之骨賤不勝貴其不可
與清華之選當輔臣策鞭之知者固不足論但臣本以不
孝通天之罪偷翰飛曷觳之生不特麤菅之衣屨不忍輒
越典章而且不祥之姓名未敢妄干知己卽今被虜跟蹌
萍寄昭江者踰月輔臣駐桂相去帶水雖輔臣下士之名
溢於聽覩而掩滯孤棲不敢以凶人辱仙舟之下塵豈臣
親近有道之心獨居人後實循愚分義卽欲隕越以貽君
子羞蓋亦有所不得也不知輔臣何所誤聽遽以臣玷騏

驥之尾或未熟識臣之爲丁憂或謂臣在大祥之後可俟
春明之期乃臣不但冒禫制以就試于聖代匿喪之辟卽
俟服闋以須試亦犯春秋居約之誅此臣所聞命倉皇屏
息而不甯者也伏乞皇上敕閣免列與試之末俾亡命微
軀不致驚憂失據遂竊得苟全性命於輦轂之下以延他
日首邱之望臣所徼皇上浩蕩之仁與輔臣愛人之德眞
糜軀不足云報矣臣微賤書生妄干聖鑒不勝哀切徨悚
之至

王夫之奏請終喪乞免閣試足見孝思更徵恬品着俟服
闋另與議考該部知道

陳言疏

待罪行人司行人臣王夫之謹奏爲邪正之消長有機大臣之進退有禮仰祈聖鑒允輔臣之乞休以俟國是之徐定事臣惟國家當屯難之時陰陽易致相搏故氣數之消長婚寇相乘而人事之進退磐桓難決其抑陰於方張扶陽於已孤者自明主因機成斷固有堅定之心而欲進者不快其進欲退者不遂其退則邪之干正反充盈潰決以成撓擊之勢害極於一往而不復乃理數之自然也是以李泌以可進可退之身從容以處讒忌之百至而唐以再造文天祥以不進不退之身日搖落於王爚陳宜中之黨

乃終宋之世君臣兩受其傷亦顯然左事之明効矣昨科臣雷德復參輔臣嚴起恆一疏備極污蔑眾心揣摩僅搆危章在輔臣之心迹皇上鑒之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假之天下臣民共耳目之豈俟臣贅且德復之造端本末授受機關抑路人知之即德復淸夜捫心亦自悉之臣又何敢過爲吹索獨是德復立言之旨其言之已及者二其言之未及而已暗及者一臣靜觀其根長甲萌之深輔臣即欲不去而不可皇上即欲留輔臣而亦不得矣德復言之已及者爲新召之輔臣效先驅也皇上溫綸迭降委蒲屢催國門望風之儔已莫不溯洄於帶水建瓴振槁時可以出

皇上之腹心未奪則神通之新政或妨微德復言輔
臣所當去者一而況貴介居關迎門首効德復之業以元
[illegible]上廷乎爲中樞之纂務爭予奪也皇上慎簡詰戎遲回
[illegible]貧屠門只嚼之情已久矣魂搖於甘夢綠左丹飛爲計
將窮矣而皇上之託畀已重則積薪之居上無期微德復
言輔臣所當去者又一而況香火情濃盟言彌固德復之
業以牛耳自雄乎德復言之未及而已暗及者爲百尹之
歸誠宜壹而一人之眷倚宜偏也輔臣自扈從以來於兹
三載憂虞屢遷奕局迭易而皇上恩禮之隆始終一日豈
輔臣無所感孚而至此乃居贏畜厚之門益圖壯趾而止

水寒冰之度形凝雲泥未[illegible]蘭草之鋤殊甚桂膏之蠹輔臣之宜決去以謝友朋者嘗[illegible]不俟事幾之兆及風波之既沸斯挂席之已遲又況德復之入奉 密謀出倡危論已極人臣所不可當之罪而加諸鏤空畫火之篇章乎夫皇上之所堅留輔臣者欲使行其所能爲也輔臣所奉以事皇上者亦欲爲其職所得爲也如輦轂未遐之餘而孤存其碩果之寔詬不以爲辱傾不以爲傷且欲使其擅機息弓聽命於悠悠之日則皇上既爲輔臣分怨而輔臣不能與皇上同憂如臣所謂一往而不可復者陽剝未終陰力不敷搏擊紛披之勢中之國運而不熖又何如聽輔臣之乞

休戚始終於光大容保之中以殺彼方張之勢也且近者降割自天震泥已甚大小臣工不能進憂國難退審死生迷瞀經營爭巍競膴害氣始於庶僚浸淫延於公輔故四方輕視朝廷而威令窮於閫外今誠使輔臣以高蹈之鴻蹤矯于雄之鼠嚇舉朝內媿或尙改轅又[illegible]必非皇上激厲風軌之大端而陰往觀陽邪不勝正或可[illegible]人甯字泰之一日則皇上君臣之際揚抑之權有不事融[illegible]而兩全者臣以新進小臣避虜餘魄偷生輦轂不當强與[illegible]自干誅譴顧自德復發疏以來儔櫬朱鑕之先聲已銷盡同朝之膽無敢復爲皇上言者故憤不畏禍出位妄陳席藁

待罪靜俟嚴處伏乞皇上親賜裁鑒施行

時方倥偬欲靜兵刑之氣先消脣舌之鋒科臣雷德復以躁妄褫職正望大小臣工和衷一德共濟時艱王夫之職非言官似訐似嘲偏激輔臣以去是何肺腸奉內事姑不深究該衙門知道

自序

粲谿高彙旃先生世泰評夫之時藝云忠肝義膽情見乎詞永厤二年明旨下獎云骨性松堅 君師均在於三而匪莪伊蔚賁忝所生何以仰酬假借哉苟免污辱良不足道豈得藉口兎爲傷勇耶壬午舉於鄉方上計偕至南昌而

虜騎且涉淮李自成陷承襄荊德左艮玉奔江黃癸未元日舉主歐陽方然先生介霖改名諭夫之歸省九月張獻忠陷衡州購索士紳與伯兄夜走南嶽之雙髻峯家君子已褒不能徒步爲僞吏所得脅求夫之兄弟先君子廹欲自裁故交黃岡奚鼎鉉陷賊中力爲展轉不能解夫之乃刺腕傅毒出與鼎鉉謀脫先君子於難 以下闕

龍源夜話卷一終

述病枕憶得

崇禎甲戌余年十六始從里中知四聲者問韻遂學人口動今盡忘之其有以異於鷇音否耶已而受教於叔父牧石先生知比耦結構因擬問津北地信陽未就而中改從竟陵時響至乙酉乃念去古今而傳已意丁亥與亡友夏叔直避購索於上湘借書遣日益知異制同心搖蕩聲情而檠括於興觀羣怨然尚未即捐故習尋遘鞠凶又展轉戎馬間耿耿不忘此事以放于窮年皆在癸未春有漧濤園初刻亡友熊渭公為序之亂後失其鋟木賴以自免笑悔戊子後亥所作為買薇集已為土人弄兵者劫奪此後

則存五十自定藁中凡前所作所謂壯夫不爲童子之技也然惡知今之果有愈於童子否耶昭公旣壯而有童心抑不自知其童況老而自知之智衰乎今秊病垂亦得友人熊男公療之而蘇因教子絕思慮以任氣之存去顧思慮非可懸度之物寄之籬間壁上無已從其不爲心桎者因彷彿憶童秊至丁亥詩十不得一而錄之乃以知余之未有以大異於童子而壯夫亦奚以爲敕兒子勿將鏡來使知衰容白髮歲在丙寅未伏日船山述

衡陽王夫之譔

乙亥

中秋里人張鐙敬和叔父　牧石先生

誰倚笙歌鬧九衢絳雲深處有金樞鸞迴碧漢臨明鏡龍向江天護寶珠舊識東風開火樹新從西爽醉芙蕖落梅莫詫行歌好天竺香飄桂影疎

丙子

蕩婦高樓月

白雲不覺飛但見月東去碧海漫迢遙曾眼多疑誤妾髮

戀金微君今在何處

黃鶴磯

漢陽雲樹色倒影入江流海氣東風合秦雲晚照收僊蹤疑費呂霸氣想孫劉我欲騎鯨去無心問蒯緱

丁丑

初婚牧石先生示詩有目成博議幾千行之句敬和

閒心不向錦屏開日日孤山只弄梅冷蘂疎枝吟未穩媿無博議續東萊

夏日讀史屯塗居聞松聲懷夏叔直先生

高齋永晝送清喧別巘微涼透栟軒潮水孤琴傳海島中

峰長嘯發蘇門漣漪碧浪搖雲氣環佩天風動月魂白徹
冰壺消暑色不勞河朔倒芳樽

己卯

匡社初集呈郭季林管治仲文小勇

我識古人心相將在一林以南偕雅籥意北任飛吟莫擬
津難問誰言枉可尋良宵霜月好空碧發笙音

劉子參計偕北上便寄奚中雪

得第總如君吾將復論文老生悲管轄童子悔揚雲碩鼠
江南詠濤人河上軍天人如獻策莫但頌臨汾

庚辰

送伯兄赴北雍

高堂有老親閒庭無直士兄勿悲乙科行行念欲止二月暄氣新帆影度紅鶯岸柳縈柔荑歸鴈識沙嘴艤棹秦淮曲齊趙接方軌微生豈蝸縮夜寤常飛駛貧賤負春暉刊落早摧萎非無輓輅心方抱負鼎恥吾兄承閒詔虎門登胄齒納約可自將因之薦貳篚愚心進慰藉良遇原非詭祿養匪親心道奉情所倚北過河濟郊白骨紛戰壘連歲飛阜螽及春生蝝子盈廷騰謠詠剜肉補瘡痏痛哭倘上聞猶足媿諾唯持以慰親憂勿爲歌陟屺濁酒方在尊離亭望伊始珍重淸湘流芳桃濯錦水

月下步春溪樾徑抵金錢沖訪季林因與小飲

青藤漏月月如絲一徑霜華潤艸滋夜打酒家門未起寒梅驚落兩三枝

辛巳

乾濤園初搆種竹環小軒雜植花卉盛夏遂已成陰逌然有作

松影偺鄰院寒濤亦自清因茲知物理隨意得山情書卷綠尧入衣裾香露生他時夕吹合漸可送秋聲

壬午

上蔡威侖先生先生諱鳳以比部郎欽恤楚刑徵文課枉見特奬期於鄂城相待詩以志

天下方凋落物情感一春自公衙帝命萬里無冤民法律
時方亟詩書道易賓秋官非擊隼司寇重書麟泣罪車方
下談經志已伸沿湘行采采刈楚已蓁蓁自省蟲吟苦方
含轂語濘時名心未許古學世多瞋鵒抵空林玉蝸縈篆
壁銀成弘愁泛駕鄭衛忍横陳一顧鹽車汗如逢縱壑鱗
從茲登作者不復歎幽人笑語僊舟洽吹噓鎔字績所期
良鄭重自警敢逡巡報命歸天、含情記漢濱方期收國
士益用廣皇仁未覺嚬眉妬還疑[illegible]綮新白蘋秋色裏試
問採蓮津
誌

黃鶴須盟大集用熊渭公韻

古人已往不自我先中原多故舍意莫宣酒氣擬雲江光
際天陽鳥南征連翼翩翩天人有策誰進席前

舟發武昌留懷熊渭公李雲田王又沂朱靜源熊南
吉

武昌官柳舊森森漢北青峰落日銜風起一江千疊水雲
低兩岸半收帆難忘清賞皆成恨欲斂歸心未易緘渺渺
湖光千里白漫隨南鴈望霜函

銅官

湘近波千纈湖餘勢一青自然成氣象終古幻蒼冥影轉

帆隨幽蒼來岸落汀正餘吟興好新發洞庭舲

劉杜三馳書見訊書尾以歌者秋影見屬答之

君有清歌付雪兒遙將紅豆寄南枝海棠漫倚西川錦自是無詩到李宜

壽錫山高太夫人

惠水清泉沁玉肥靈茁春長潤芳菲四朝型典徵彤史七澤文章戲綵衣聯朶松枝擘玉粒敢因帶艸拜雙闈傳家忠孝師門事寶婺流光護紫微

朱亭晴寒寄小勇

小水無瀲波孤山無峻質嶽勢以麓增湘流以蒸匹而嬴

其下人矧可無艮暱江皋輕別子向北背寒日亘孫親髮
頒覓緣古所述雨槳擊淵流遙山正荒出野燒亂夕暉巒
邇孤麋逸踡言愚君子欲語衷非一親老復善病且夕倚
苓尨有兄薑桂性以惡為讐疾歲盡懷征人向曉霜風凓
父兄或强歡時淚時已謫棄家從萬里羞與達者隱時望
水霜晨或於臘元吉屐響扣柴門就之課稷穡庭閒人跡
少藉以慰憂恤屈伸自天存離合見疏密憐此行者情敢
不拜誠實

癸未

上舉主歐陽公

陽六律陰六呂能節眾樂音不能使眾樂舉鳴呼乎三苗
來格七政亂支祈橫流夷羊舞聖人拊髀命后夔筵鐘鼗
鼓懸筍簴夫也身為君山斑紋竹吟秋風兮江之渚非無
仰登東序心湘一湄兮漢一嶼遙聞期我海嶠音夫子實
彈方子琴顧我將欲刺船去覆客與兮躋我於疎峙之危
岑是時秋月照黃鶴哀絃一彈廢眾吟師渡江兮夫歸嶽
西風來葉江煙邈白幸不奏鬱輪袍但侍延陵陳無翰蒸
湘寒雨霜葉飛口不言思心自覺流者匪湘峙匪衡高深
因師失其卓彼一時兮楚之匯此一時兮吳之涯淺沙湧雪
北風烈何以使我忘飢疲與闔僊樂鳴雲際振徹凡耳清

心脾亦會開蹋七十二峯螺黛頂至此若遂失峨巍嗚呼
乎敢不自珍以答師周幽雅兮漢鐃吹掃天狠兮長彗舞
九辯兮雲旗明堂玉簡從封禪方今聖人待者誰九韶再
奏兩階羽孤鳥有情唯鳳知

歐陽公招遊龍沙同劉曲濱周二丕泊齊季諸子寺
有湯臨川手題郎州爲起句

池開沙月白門對杏榆清臺脫蝸盤亘木喬鳥瞷溪筲貿
傳雪泛久旅愛冬晴離亂集師友茲遊未可輕

元日泊章江用東坡潤州韻

開心欲向野鷗參要聽魚龍血戰酣何事春寒欺曉寢輕

舟猶未度江南

其二

爲愛夜來歸瘳好扁舟穩趂落梅風章江門外波聲急郤在蘆根鴈影中

舟止

舟止石峽西樹出石峽裏欹望樹梢眠船下長春水

江行代記

余歷冬春自袁入章江至南昌而反改繇吉涉雲陽下洣水歸其間江水清淺重山疊嶂沙汀危石斷處即爲州縣有足記者不記代之以詩

閒攜楚酒度吳千薄醉征衣夜未寒火耨有煙能淡日水
春成響即驚灘江郵餉客魚蝦最穩歲逢舟稻麥寬何事
孤城鳴夜柝停舟未遣夢魂安

其二

灘聲驚報榜人喧疑有飛濤濺雪翻不謂峽流爭一綫徒
教小艇轉雙門水名幸在留孤影岸木難支倒挂根客夢
莫矜江漢永原因幽險積乾坤

其三

袁州孤塔未全奇突兀遥從兩岫爲石筍何干香火事僊
境漫遺古今疑黃扉盛日移橋柱山賊前時犯女牌擬問

文壇多辨客家山莫被野人欺郭外一石笋郡人以神事之可笑分宜移橋於蘇州袁人之言也袁天綱墓在眞定而指宜春臺爲其墳迹者郴桂賊掠袁而郡人張皇報功張爾公以好辨名其郡事不與辨正聊一笑之

其四

臨江朱橘滿汀洲長爲葱蒼兩岸秋爲客具知根葉主此鄉殊有稻粱謀隨舟委曲逵千樹負郭團欒飽一州莫贈莫釐峰下客吳姬眉黛不堪愁

其五

冬巖水落沙汀出城市黴闌煙渚黃貢水勢經江水濶吳天遙接海天長衣冠閥閱從人僭廟祀僊靈劇鬼裝莫笑

吳儂歸瘳少金堤頻決并闔荒

其六

章門巨浸歎空驕許遜何當定沃焦千載狂瀾原未定半池涸水太無聊從來鐵蝕龍珠畏漫詫鐙光蟻垤搖傳與東征妖贊畫橫拋孳鵝付狂潮許眞君之說野人語也而吳江袁黃贊畫征倭謂平秀吉乃蛟精所化請許斬之浮五百鵝于海以厭勝其妖悖如此袁黃世所稱袁了凡也

其七

洪都高閣接城陴潭影閒雲總未知宗伯重書非二妙中丞新建亦駢枝韓公雅調誰當賞管令狂吟早見嗤何似龍沙沙一曲猶堪斗酒聽黃鸝滕王閣接市簷了無可觀解石帆中丞新修亦不雅

董思白宗伯書王勃廟辭勒石昌黎閣記高古
而世不傳管元心正傳令永新有詩板笑之

其八

虜兵入衛氣驕橫歸路盧陵屢夜驚取次瀦宮成賊壘蕭
條淮北盡空城家山近望憐征雁谿路含愁聽早鶯還恐
南枝棲不穩曉來星影射長庚

九礪之一

賊購索甚亟瀕死者屢矣得脫匿黑沙潭畔作九
礪九章九倣楚辭礪倣宋遺士鄭所南心史中詩
自屈大夫後唯所南心史忠憤出於至性與夫夫
相頡頏願從二子遊故倣之大亂後盡失其槀僅

約略記憶其一緣從賊者斥國爲賊恨不與俱碎

激而作此

父母生汝身蒼天覆汝上土梟甘母肉欲唬心已喪利劍
不在手高𦒘從汝諦一聞心已寒屢聽魂室漾訴天求長
彗一掃雲霾障回問汝何心面目還相向不見汝妻孥昨
夜歸賊帳昏醉白日中哀汝萍隨泿陸地而行舟寒泥詩
其盪雖劍不發尤摩娑氣益壯

寒雨過臺原寺逢夏仲力下竹輋漈不得語仲力授
以絮因賦二詩以下五首曾刻入嶽餘集字句互異今兩存

匿影此郊原相看兩不言無衣度霜雪多難惘乾坤泥重

芒鞵笠雲濃席帽昏耍愁從此去詎足向何門

其二

得絮不云暎此情君自知主憂臣未死形在影難欺緑艸

華山帶高樓萊子枝誰言身未嫁萍梗任風吹

聞郡司馬平溪鄭公收復邵陽別家兄西行將往赴

之

微生一日一虛生爲惛鴻毛死亦輕但使士門能破賊不

教李蕚負眞卿

月中曉發僧俗送者十三人皆泣下感賦

惛別從今日相憐已有時蹲鴟分一飽鷗鳥不吾欺其對

鄜州月原無凝碧詩感玆曬我眾益笑黨人癡

其二

出山仍忍淚未返故園時匝地誰堪問高天吾豈欺青鞵隨短劍丹穴護新詩欲向潭龍說多情一味癡

甲申

武岡道上人採青蒿而食時春盡向夏彌月不雨愴然有作

一掬野蒿春刀兵剩此身晴光頻射目苗氣不懷新亂定兵難戢季豐國尚貧蒼天知近遠欲問已含顰

逢明王孫邀同治仲小飲觀伎即席賦贈王孫名禮

黎書法妙絕精禪理比以講兵平亂幾死於賊

王孫初脫亂離安歌舞燒鐙夜未闌前日腰間藏寶玦如今儘與外人看

其二

李長者翻千佛偈趙吳興倣二王書擬君雙絕終難匹報國屠龍誓舍魚

東安得歐陽叔敬弟詩見憶賦答

古人性爲情今人口其耳生今媿古人與子同所恥南來汎孤舟含愁睨江水八桂懸天末落葉隨所止蓬心延北望中夜劍光死誰能憐哀歌擊筑悲宋子讀君尺鯉書珍

重念行李中云側理滿未盡心紛詭擊楫意不伸巨浪終
難弭艸檄穎易禿奮袖臂欲褰夕風搖霜樹南鴈鳴汀渚
勉矣恤初心千秋瞻方始

霜度函口 此首曾刻入嶽餘集字句小異今兩存

墜葉滿征衣徑艸試霜色從知山川美足敵風塵力初暾
辭叢搖浮空映蒼櫳似可就奇光問之求羽翼

將營續夢菴登雙髻峰半訪址

不覺登處高上有千嶂爭下方平似水擬買釣舟橫

過鐵牛菴忽不欲入 此首曾刻入嶽餘集字句小異今兩存

猶就水聲汲旋歸未擠闕喜尋黃葉溼已虔夕陽山

土門望師子峰用舊作韻此下三首曾刻入嶽餘集字句小異今兩存

前遊餘愴在霜月況同時逬盆麏麚駭生爲罔兩欺九州浮一影殘寥續新詩長向爐雲卧潭龍似我癡

其二

回望高逾甚前冬一杖時孤幽霜月苦偪側虎貙欺芒屩仍潭水石函倘小詩只今腸可斷翻笑昔情癡

巒響臺眺一奇石而上同夏叔直緣石曲折又得一址巋然可臺

身隨落葉高遂盡奇響力同是一潺湲泉端不可識

曉同叔直出方廣寺步洗衲池讀朱菊水司寇所鐫

譚友夏嶽遊記 此首曾刻入嶽餘集字句互異今兩存

曲徑紆幽茺知有高人趾昨宵話寒河淸賞摘雲髓弱篠念杖藜葺苔想屐齒日出寒煙收一石俯淸洮朝曦不相舍歷歷字可紀夏子發笑言循池屢經此似有神護蔽珍重以須子山川無秘幨今昝相欻槩何以答古人雙影戀流水

涌几勒石 此首曾刻入嶽餘集題下多小注詩異一字今兩存

嘖古登麓少閒之石不知此山初得主於嶽覺增奇葉動鳴泉夾橋寒亭午時有來爭勝槩莫耍哭西施

乙酉

堵牧遊先生登嶽拜二賢祠於方廣垂問余兄弟避賊處將徃尋訪山僧以道險止行至郡以新詩見示感賦

軺輪烏道嫩蒲分嶽氣相迎一片雲忠孝夫天原咫尺山川與道互氤氲先賢繆授河圖秘南國將評九辯文獨向孤峰憐破壁雪中蹤跡混麋麈

堵公以黃石齋先生禮問石刻垂贈紀公補廬先墓事有桐華之應詩以紀之

當世道誰尊川流赴海門鼎鐘勒至性艸木識親恩上相壘哀燼中原黑瘴昏掄才將報國惟孝塞乾坤 武陵自署 文昌上相

耒陽曹伯實翁丈招同陳耳臣廣文訪杜少陵故墓

孤城斜日射荒丘華表蒼煙對荻洲鄰樹秦城悲弟妹天清野曠弔孫劉傷心纛旐陳濤恨回首寒砧白帝秋莫向江湖怨飄泊人間還有水西流

續夢菴招岸側桃花示慈枝菴主

當春儘與試鉛華耀日烘雲射晚霞是水是根攏撥就天台有路不曾遮

劉杜三將至於前溪渡題畫扇見寄賦答

野渡寒雲亂冬郊艸徧青停車隨鴈陣寄夢到漁汀臥病逢搖落開愁半醉醒朋朝相勞問時事不堪聽

丙戌

送李天玉以廣文行邑令之臨武

湖上已無家鑾方且放衙驅車隨艸錢歆桄看菻苛望孳

雲空綠揮戈日易斜向南連嶺海一訪葛洪砂

盛夏奉寄章嶽山先生湘陰軍中

戎車六月正閑閑救日朱弓向月彎銅馬已聞心匪石巴

蛇敢恃骨成山中原冠帶臺衆待閩海絲綸緊戟須師克

在和仌自省丹忱專在念時艱

絕句

千絲垂栁出紅牆帶雨和風御影長何事向南吹不了緑

華天半隔瀟湘

其二

名花珍重試芳叢白酒朱旗醉曉風近日園亭荒總盡百錢買得一窠紅

其三

今日不雨雲崔嵬明日不雨霞成堆野人無事向天哭巡使能驅太乙雷

其四

無酒爲歡且自賒重重畫地作交义壚頭甕口向天笑可許將儂去煮茶

其五

歷亂汀洲發水蘋朱朱白白似春叢歸鴻自許能成陣霜葉還愁不耐風

其六

畫土分溝不在多一俱胝地有銀河門前鶴子掠簷過乳雀還爭越燕窠

丁亥

丁亥元日續寥菴用袁石公韻

蜂端悔不斷青畦偕隱學成斷尾雞臣朔無聊飢欲死太常有恨醉如泥燒琴天道原烹鶴徙宅癡腸反忘妻纔得

悟頭魔已過恰如春盡子規啼

其二

銀地堆螺粉畫畦凍雲如甕鎖醯雞湖陰日報翻紅浪嶺外空聞授紫泥不遣蛛絲縈蝶夢已拚鶴子付梅妻自拈黃葉當爾笑誰止門東索飯嘑

祝融峰

斗氣玉衡分擘空幾片雲湘流隨隱見海色接氤氳細艸孤根綴危亭溼霧熏下方爐一縷鐘磬未全聞

飛來船

偶然一葉落峰前細雨危爐嬾扣舷長倚白雲封幾尺瀟

湘春水坐中天

石淙菴贈破門

潛聖峰西攜杖來龍腥猶帶古潭苔祝融瞞我雲千尺持向吾師索價回

又雪

西山晴踏已經旬又破芳菲二月春盡束千觜輸曉色閒將片影問天鈞當簷乳雀撩虛白傍砌桃花識苦辛定裏莫矜銀地好天涯彌望長卿貧

上湘劇飲陽山公宅上同李廣生洪伯修龍季霞山公戶君鄭石夜分歸宿螽慶菴月上有作

長歌短劍負雙輪綠醑紅鐙儘一甸昨夜隔江春半雨去季艸閣小寒身夷門有酒誰澆墓破壁無家悩問津燕子銜愁消未得相留莫待落花晨

淫雨彌月將同叔直取上湘間道赴行在所不得困車渠山哀歌示叔直

天涯天涯吾將何之頸血如泉欲迸出紅潮涌上先陸離漣水東流濱水北精衞欲填填不得豐隆豐隆爾既非兕抑非虎晝夜狂呼呼不止韋帥屏翳翻銀漢點滴無非醬血髓行滕裹泥如柿油芒屩似刀割千耳兩人相將其痛哭休留夜嘯穿林木自有生人各有鄉我獨何辜陷穹谷

殘兵如游臺償帥如駭鹿荒郊無煙三百里封狐瘈狗漸相撲但得龍翔乘雨駕天飛與君同歘溪山顯亦足

蕭一夔邀飲桐陰聽叔直彈漁樵問答

破壁能容得開尊復屢邀雲飛隨鳥度雨定看虹消偶爾觸幽怨相將慰寂寥冰絃聯此日隨分譜漁樵

放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

我生萬厤四七秋顯皇膏雨方寸涵聖孫龍翔翔桂海力與天吳爭橫流峒煙蠻雨困龍氣我欲從之道阻脩嗚呼一歌兮向南哭艸中求活如蜎縮

風霾蔽天白日昏今春別父而分奔臨行忍淚相勸勉雖

亦不辱猶生存前季抗賊受羈困今者託足望何門嗚呼

二歌兮腸寸斷白髮扶杖苦驚竄

吾母鞠我過母長辛苦免我于羸尫去季哭婦淚不爨菜羹誰煮藥誰嘗況聞餓賊恣掠奪行採艸根充饑糧嗚呼

三歌兮吾食粟難寄一粒供母粥

有兄有兄伯與仲時人誤擬等三鳳伯兮南奔仲潛伏化爲醯雞營醯饔君親恩重報不得天涯生亦如春鸎嗚呼

四歌兮音問絕獨向湘山聽鳴鴂

有妻有妻哭父亦匆匆藁葬瘞如蟻寒食誰澆一碗漿墓木難西片楓紫翻令姊汝去此速不飲湘江腥血水嗚呼

五歌兮感前冬獄潭隨我狎蛟龍
有子有子頭如拳母亦不哭癡笑喧天崩地裂不汝恤其
生其亦如飄煙古人刀頭覓決絕我不能然付汝天嗚呼
六歌兮幸不亦他日定知誰氏子
洞庭翻波鼉鼉吼倒駕天風獨西走回首人間鏡影非下
自黃童上白叟鐵網罩空飛不得修羅一絲蟠泥藕嗚呼
七歌兮孤身孤父母生我此髮膚

憶得卷一終